

宜:李渔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

蒋继华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在中国古代,“宜”以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和价值。李渔《闲情偶寄》将艺术依附在细微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中,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处处流露出“宜”的思想和意识。具体表现在自然适宜的女性妆饰观、因地制宜的居室审美观和顺情随性的闲适人生观,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美学理念,在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宜;李渔;美学思想;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1-0047-05

作为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和小说家,李渔一生著述甚丰。其《闲情偶寄》除谈论戏曲的创作和表演外,还涉及衣饰美容、居室布置、生活器物、饮食、种植、养生等诸多方面,触及中国古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李渔独特的艺术造诣、审美情趣和生活见解。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将艺术依附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创造如诗如画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这其中又处处渗透着“宜”的思想和观念,它是李渔悠闲自适的心境和独特的待物之道的体现。

一、作为价值判断的“宜”

“宜”,本义作合适、适宜解,指适宜的事。《说文解字》曰:“宜,所安也。”如《诗经·裳裳者华》:“君子宜之。”《诗经·桃夭》:“宜其室家。”“宜”是适宜相称、自然和谐状态的显现。《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宜”即事物的本然,应该有的样子。在古人“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中,“象”并非圣人的自我表现,而是对宇宙万物“拟诸形容”的再现,以达到“象其物宜”的效果,从而“象”和“物”之间具有了某种适宜关系。在古人充满诗意的笔下,“宜”更寄寓着一种物我合一、两情相悦的审美理想。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传达的西湖美景宛如西施,不论她是淡雅的装束,还是浓艳的打

扮,都一样光彩照人,此“宜”是诗人开阔的胸襟与达观自适的性情反映。刘禹锡《春词》中那位“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的女子下楼前把脂粉涂抹得与容颜相宜,给人一种匀称和谐的美感,此“宜”突出了女子在春光烂漫中的冷寂孤凄的境遇,新颖而颇富有韵味。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中,“宜”以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和价值,从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朱熹注解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1]28}。《说文》段玉裁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义是一个事物本来应有的状态、情貌。从普遍的理论意义上看,在伦理社会,义作为适宜、合理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而存在,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所以韩愈在《原道》中提出“行而宜之谓义”。在这个意义上,“宜”作为对义的内涵的阐释和界定,成为表示道德指向、价值判断和人际关系的一个范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内向性格,以温柔敦厚、不偏不倚、尽善尽美为其诗教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92}的要求是对文章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相宜的一种规约。而《论语·八佾》中关于《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韶》乐的“尽善尽美”说等,实际上是践行一种中和之美,适宜之美。这是“和”的思想的表现。藉此,凡不合乎

收稿日期:2011-08-28

作者简介:蒋继华(1969-),男,江苏徐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美学。

“宜”的规则的诗教思想,总要受到抵制或批判。如对待郑音,孔子提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302},学生子夏亦认为“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3],反映了他们极力维护古乐、排斥新乐的思想。何谓“淫”?明代谢肇淞认为:“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4]谢肇淞指出了郑声侈靡纤巧的特点,更多是从音乐形式上对“郑声淫”予以阐释,有一定的合理性。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淫”即超出了正常的雅乐限度(其实,郑声就是街头巷尾的俚俗之声,是平民歌曲,相当于今天的流行歌曲),超越了“宜”的限度要求,所以郑音才显得“淫”。“淫”即“不适”,“宜”和“适”往往合用。“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5]所以“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只有适音才能达到和谐,使主体感到舒适有度。因为音乐会使人丧失意志,在儒教看来,当用情绪表达出来后就需用礼来节制,达到适度而不过分、和谐而不杂乱的地步,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显然,不偏不倚、中庸适宜才是最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一向主张以礼乐治国,把乐教作为平天下的重要手段,不适度的音乐会浸淫人心,甚至足以亡国。这也是孔子对春秋时期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大量涌现,导致“乐崩”而痛心疾首的重要原因。“宜”从而成为恪守圣人之道、礼仪之道的尺度。荀子提出“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6],实乃是教人知礼义之分,各得其宜。这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和待人待物之道。

明清之际,伴随思想解放的出现,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张扬人的个性成为文人们的追求。文人们痴心于高雅情怀,饮酒品茶,养花种竹,充盈于精神和物质之间,在富有艺术趣味的恬淡自然的生活细节中修身养性,求得洒脱的悠闲自在,流露出尚“宜”的一面,“宜”成为明清文人推崇的理想生活态度。这尤其表现在李渔的《闲情偶寄》中。

二、李渔美学思想中“宜”的表现

《闲情偶寄》一书体现了李渔的审美观和生活观,尤其是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饌部、颐养部等部分提倡顺性而为,努力营造艺术化、审美

化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在生活中创造出活色生香的异样情趣,其审美风尚具有了更多的日常生活的快乐。“宜”的思想和理念自然贯穿其中。

1. 自然适宜的女性妆饰观

《闲情偶寄·声容部》专门探讨了女性化妆、修容、发型、服饰之间的关系,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古代妆饰艺术的理论体系。在李渔妆饰艺术思想中,处处流露出以得“宜”为主的妆饰艺术理念,即无论化妆还是美容、美发、穿衣,一定要自然,真实,得体。

何谓“宜”?李渔认为“宜”就是自然、得体,就是真,即物与物或物与人之间达到“两相欢”的效果。如美人清晨起来往头上插花,“喜红则红,爱紫则紫,随心插戴,自然合宜”^{[1]158},这就是“两相欢”。“两相欢”即是“宜”的体现。因此,“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当然者肖之,必取其应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类者肖之,未有凭空捏造,任意为之而不顾者”^{[7]144}。“当然者”、“应有者”即本然,就是“宜”,就是真实。就梳发而言,李渔认为女人应取自然形象来梳理发型,切忌凭空捏造,这样才能显现出发式之美。若发髻上着色或插花,“须位置得宜,使与云体相合,若其中应有此物者,勿露时花珠翠之本形,则尽善矣”^{[7]145}。在这里,李渔强调的是,对于一个美人而言,从早晨起床梳洗,到香茶沁口,临睡润舍,都应注意每一个妆饰打扮的细节,切记“不可不过,不可不及”^{[7]140},即须有章可循,表现女人真实得体的一面,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如此才得“宜”。

遵章可循是否意味着排斥变化呢?李渔认为,善变是对的,但一定要注意“其变之之形,只顾趋新,不求合理;只求变相,不顾失真”^{[7]143}的情况存在。当变与真发生矛盾时,应让位于真,还自然以“宜”。这种求真的审美观尤其体现在服饰理论上。在《治服第三》中,李渔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衣以章身”,即衣服是用来彰显人的身份、地位、文化等丰富内涵的实体。无论衣服的花色、式样如何多变,但一定要与貌相宜、与人相称。为此,应“相体裁衣”,而“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7]162}。如何体现真呢?那就是衣服一定要和自己的肤色接近:“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7]162}以当时苏州流行十幅、八幅两种样式的“百衲裙”为

例,李渔建议,可以在外面穿十幅,在家里穿八幅,这是“丰俭之宜”,即比较合适的。李渔的服饰美学原则处处紧扣一个“宜”字,源于真,合乎自然,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2. 因地制宜的居室审美观

包括建造园林在内的居室设计亦是李渔关注的重点。他对居室园林设计布局追求新颖别致而独具特色,求雅致趣而合人之宜,尤其突出“因地制宜”之法:“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7]197}所谓“因地制宜”强调的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使所造之物契合自己的精神气质。

李渔的居室设计艺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实用性,一是富有情趣性,这两个方面又处处体现以“因地制宜”为核心的设计法则。就实用性而言,即强调日常居室设计须不脱离实际,为人所用。例如建造房屋时,要根据地势的形状使房屋呈现高低起伏之势:“高者造屋,卑者建楼,一法也;卑处叠石为山,高处浚水为池,二法也。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竖阁磊峰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7]200}这就是“因地制宜之法”。窗棂的设计要做到“制体宜坚”:“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斫。”^{[7]208}首要的是坚固,不能为了求美观而忽略安全因素。因为“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戕其体者易坏”^{[7]208}。就“宜”作为事物本然的状态来说,“顺其性”显然合乎“宜”的要求。对于房柱,李渔提出“长短得宜”原则,认为房柱不宜过高,过高会招来雨水,窗户不宜过多,过多会招风,为此“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7]201}。这是从实用角度讲究“宜”法则的运用。对于城上的矮墙设计,是嵌花还是露孔,使内外得以相互看到,他提出“丰俭得宜”,认为应基于稳固原则,采用打孔式,花费不多,还美观大方,可谓有利无害。就情趣性来说,在充分考虑实用性的同时,李渔还主张居室园林设计要突出创造性、情趣性,使物与物、物与人之间搭配适宜和谐。如关于船上开窗,李渔认为船上开设窗户可以达到借景的效果,即“取景在借”,而且要开成透明的,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借景之妙:“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画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7]212}这样的窗户,既娱己也娱人,从而人与自

然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对于厅堂的墙壁设计,他提出应“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但须浓淡得宜,错综有致”^{[7]224}。如此,既满足了“丰俭得宜”原则,也给人带来无限遐想的空间。这是“因地制宜”的绝妙运用。

无论是居室设计还是园林营造,李渔可谓用心经营:因地制宜,丰俭得宜,浓淡相宜……。因为有了“宜”,寻常的房舍、窗栏、墙壁、联匾等自然充溢着诗情画意之美。这是一个充满性灵的精神境界,无疑,艺术尺度的巧妙运用使这样一个人工环境成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延续。

3. 顺情随性的闲适人生观

《闲情偶寄》充分展现了李渔在生活上的高超技艺和追求闲适自足的人生目标。这种目标不同于中国传统美学专注于精神的欢娱,而是将目光转向生活,转向世俗本身,突出形而下的享受和不朽。这种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高超智慧乃以顺性为核心,求得返璞归真的“宜”美。

李渔提倡的顺性是顺应物或人的自然之性。“予性最癖,不喜盆内之花,笼中之鸟,缸内之鱼,及案上有座之石,以其局促不舒,令人作囚鸾繄凤之想。”^{[7]215}盆内花、笼中鸟等显然违背了物性。就与人密切相关的饮食来说,李渔提出“脍不如肉,肉不如蔬”,即蔬食第一,谷第二,肉第三。而这三种食物各有其美:蔬食之美在于“鲜”,即清淡、甘美、芳香;谷食之美在于“一”,即单一:“止食一物,乃长生久视之道也。人则不幸而为精腆所误,多食一物,多受一物之损伤,少静一时,少安一时之淡泊。其疾病之生,死亡之速,皆饮食太繁,嗜欲过度之所致也。”^{[7]301-302}肉食之美在于“补”,如羊肉能补体,“羊肉之为物,最能饱人,初食不饱,食后渐觉其饱,此易长之验也。凡行远路及出门作事,卒急不能得食者,啖此最宜”^{[7]312}等。李渔的饮食之道和饮食结构不是技术主义的烹饪指南,它基于人的身体健康需要,体现出对人自身生命的关爱。

从生活的细微处享受生活,对生活的丰富体验和从容应对、适宜而止的闲适态度使李渔获得了无限的精神自由,似乎生活中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至乐的理由,都是自然本性的再现。如除了不同地位不同季节的行乐之法外,李渔还提出“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睡坐行立、饮谈沐浴、听琴观棋、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等,这些富有情趣的行为吻合了人的心性需要,具有精神

意味和品位,遂成为“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甚至袒胸裸体、如厕等种种秽褻之事,如果“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此乃顺应了人的本性需要。这显现了李渔悠闲自足的状态和任性而为的生活方式。

三、“宜”的美学价值与当下意义

《闲情偶寄》从与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用谈起,不论服饰、器物、房舍的考虑,还是饮食、种植、养生之法,和谐得宜的思想贯穿始终。在这一过程中,李渔首先把人的现实需要、生活享受和精神情趣作为考虑的重点,鲜明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李渔始终求得二者的和谐适宜,显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观。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指向的重点无疑是人的主体价值的确认和自我意识的张扬。诚如前面所言,在服饰美学和居室设计方面,李渔提出了衣要称体、屋要称人的“得宜”法则,这二者显然彰显了人的主体意识。衣要称体强调的是在服饰与人的关系中,服饰要与人相称、与貌相宜、与身相宜,即“衣以章身”。一句话,服饰要为人服务,人不能沦为服饰的奴隶。或者说,服饰的美不在服饰本身,而在穿戴的主体——人。同样,屋要称人强调房屋要与人的身份、地位等相吻合,如显贵者的房屋不宜太高大,否则就显得人矮小。正如首饰的作用一样,李渔认为,如果让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的美人头上缀满美玉和珍珠,那就只看见珠宝而看不见人了,因此应“人饰珠翠宝玉,非以珠翠宝玉饰人也”^{[7]156}。这里面包含一个思想:外物之美由于人的意识而被照亮;美只为人而存在,离开了人去奢谈美,便无从谈起,即柳宗元所言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李渔不为物欲所蒙蔽,从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出发,将生活艺术化处理,给生活插上诗意的翅膀,从生活点滴之中体验闲适和美好,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适宜的、充满意蕴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得以统一,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在物与人的关系上,李渔始终追求物与人的和谐,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观。生态美表现的是生命与自然环境间的一种和谐与协调的关系,中国古典美学对此多有表现,如老庄美学、唐诗的自然生态意识,以及历代文人田园山

水、情往兴来酿成的诗篇佳章等。在李渔看来,自然界的寻常物种都是人的伙伴,都是人诗意的栖居所在,人与自然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关系。他常常陶醉在看花听鸟、蓄养禽鱼、浇灌竹木这些悠闲自得的生活所营造的诗意境界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钧,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姬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惟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莺老花残,辄怏怏如有所失。”^{[7]421}显然,花鸟已经成为李渔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李渔的这一生态和谐理念乃源于他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看成是富有神性的东西。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李渔时时做好“室内陈设”这篇文章,让每一处都成为诗意的圣地,具有休闲品位。如他亲自动手设计制作各种用途的窗户,吸纳景色,所谓“取景在借”;甚至垒界墙,也是用乱石头堆砌,为的是不失天然本色。所有这一切,意在营造一个情景相融、富有灵性的感性世界,一个物我和谐、顺性而为的“宜”的神圣境界。“从自然美的理论来看,标志着从自然的完全‘祛魅’到部分的‘复魅’,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性。”^[8]它重在改善人性的平面化和单向度,这就是李渔的匠心所在。和那些完全清雅寡居或浸淫于物欲的人相比,李渔确具有独特的个性追求。

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让自我生命与自然生机始终处于一个和谐适宜的位置。李渔的美学思想无疑在提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今天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自转入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这一命题重在体验,即将审美体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质上乃是通过商品消费来产生感性体验的愉悦。”^[9]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命题关乎的问题之一是:怎样的审美?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体验的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是“日常生活泛美化”。物欲的追求,消费的快感,符号化的生活,鼓励欲望和快感的瞬间体验,隔离存在者与“存在”间的亲密。这一切使得活生生的感性体验被简化为平面化的符号存在。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恰恰不是艺术,而是赤裸裸的消费景观,这是对真正的审美经验的抵消。韦尔施指出:“在表现的审美化

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这一生气勃勃的潮流,在今天远远超越了日常个别事物的审美掩盖,超越了事物的时尚化和满载着经验的生活环境。”^[10]虽然鲍姆嘉通将美学界定为感性学,但并非一切感性

都是审美的,只有那些精神化的、诗意化、高尚化的感性才划入审美。李渔在繁琐生活中不为物欲所役,致力于风雅别趣的生活情调,徜徉于人与自然的相得益彰的所作所为,应该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走向的重要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3]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016.
- [4] [明]谢肇淛. 五杂俎·物部[M]. 郭熙途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64
- [5] 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16.
-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7] 李渔. 闲情偶寄[M].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 [8] 曾繁仁.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M]//中国美学研究. 第1辑. 上海:三联书店,2006:45.
- [9] 周宪. “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4-68.
- [10] [德]韦尔施. 重构美学[M]. 陆扬,张岩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

Yi: the Important Category of Li Yu ' s Aesthetics

JIANG J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Yi was given a special meaning and value with its intrinsic essence. Xian Qing Ou Ji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art of trivial details of daily life,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verywhere reveal the thinking and awareness of Yi. It includes natural appropriate female adornment, bedroom aesthetic of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leisurely life of essentially natural character, which reflects the people - oriented aesthetic concept vividly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 viewpoin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is day of aestheticism of daily life, it ha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meaning.

Keywords: Yi; Li Yu ' s Aesthetics; the people - oriented concept

(责任编辑:李开玲)